

集部

吳文正集卷九

元　吳澄　撰

字說

玉元鼎字說

學者阿魯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剌從太祖皇帝出征同飲黑河之水為勲舊世臣家名載國史今其苗裔乃能學於中夏慕周公孔子之

道可謂有光其先者矣以其字而請教訓之辭予語之曰鼎者重大之器烹飪以養老養賢享帝享親皆鼎之功也其在於易巽下離上之卦為鼎蓋取巽遜於内文明於外之義巽遜者進德之基文明者進學之驗進德在於克己以變氣質進學在於窮理以長識慮氣質變而若下巽之遜識慮長而若上離之明此所以成其重大之器也元鼎讀大學論語甚習所謂窮理克己豈俟他求哉於二書格言實用其力而已筆之為元鼎字說

以贈

賴致廣字說

豫章士賴致廣字其淵善讀四書推繹其文義亦可謂有志者然其命名命字一取諸中庸之書予切異焉夫致廣也者充其德性之用而至於彌滿賢希聖之事也其淵也者全其德性之體而極於靜深聖希天之功也人皆可以賢可以聖固在學者已分内然學而能以聖賢自期者幾何人哉尋行數墨出口入耳往往近於侮

聖言所謂淵淵其淵是豈常人之所能窺測知造之之難則言之何敢易也若夫致廣之事尚其勉之勉之將如何克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則凡所忍者皆不忍而仁不可勝用矣克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凡所為者皆不為而義不可勝用矣由是而進進不已雖未可以希天亦庶乎可以為賢人也不然徒撦格言之美者以自誑而實之不稱其名寧不重可愧矣夫

熊井仲洌字說

水潔清謂之冽井之冽者其水潔清而為人所用井之泥者其水汚濁而為人所棄故井卦五爻莫善於五莫不善於初豐城熊生井名而冽字盖以水之潔清自擬也人之容貌脩於外德行脩於内是其潔清如此水誰不取而用之儻不脩而惰焉外則塵内則穢人將見其汚濁而遠之矣邵子云外内俱脩何人不求外内俱惰何人不唾生殆庶乎外内之不惰者吾知其為可用之井而人之求之也可計日以待豈或有唾而棄之者哉

余淵字説

抑嘗觀聖門諸子之名與字乎水之回旋者淵也人之由行者路也六材之合而雍和者弓也九旗之垂而偃蹇者斿也農畊既穫有服箱之牛上賜既受有報禮之貢物損少則騫求索則有以至子之字我商之字夏其名略無夸大其字姑以配名未嘗取甚尊甚高之義而使之莫及也近時之人往往擇第一等之言以名已字已而不復計其義之何如曰天曰聖曰性曰道昔人不

敢以自稱者皆稱之而不以為慙惑也久也吾郡余氏子名淵弱冠及吾門而字深道屢請予書訓戒之辭為字說予曰淵淵其淵此中庸論聖神之極致深於道而後能子之年猶未隨羣逐隊學世俗為人之學者爾而遽以聖神之極致稱可不可也盍更諸既而又請予為之更予曰禮名子者父字之者冠賓予非父也又非冠之賓也輒更汝字豈禮也哉淵請字說益勤乃為之說曰子以深道自期太早太易太僭然斯道也子所固有

天與以仁義禮智之性則有此仁義禮智之道義禮智後於仁而仁莫先於孝弟孝弟子可能也若何而善事親當效内則所記若何而善事長當效曲禮所記或入或出實踐而無違勿謂其淺陋之可造而深也雖至于堯舜亦不過是道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淵乎其勉哉

徐基士崇字說

清江徐基字士崇其先汴人宋開禧乙丑進士廣西運

使之後裔咸淳戊辰進士第三人黎先生之外孫也年少有志於學請予作字說而示以為學之方予為之言曰基者自下而起崇者積至於高也故曰高以下為基九仞之山基於一簣之覆九層之臺基於尺土之累為學亦然有其漸而不可驟也有其序而不可紊也若躐等若淩節驟而不漸紊而失序學之雖勞而無所成矣正心誠意自格物致知而基致知格物自明倫敬身而基明倫基於孝弟敬身基於恭謹以其序以其漸則德

之積也不期於崇而崇終之崇肇於始之基也雖世儒凡近之學亦未有不立基而能崇者不究百家說必無吏部之文不讀萬卷書必無工部之詩恃小小之才思資淺淺之見聞非如韓杜之先立其基而曰可以文可以詩是不猶屋之不堂而構田之不菑而畬者乎俗學且爾而况聖學哉士崇欲其德之崇循序積漸而學焉以為之基可也

陳垚伯高字說

泰定三年十有二月辛酉陳垚冠字之曰伯高其父昇可請為說其命字之意俾知所矜式夫冠而字禮也字而有辭亦禮也然其辭載在禮經祝頌之微寓訓戒焉爾及考大戴禮公冠篇所記亦有别為冠辭者近世彌多而予為人作字說殆不啻數十是以昇可之請宜諾也文三土為垚蓋積土之多也土積而多則高矣故字書以土高釋垚積土者自下而起以至於高高以下為基也務學而欲學業之日崇治生而欲生業之日廣此

皆期於高者也治生而期於高必勤於理財不可謂已足而惰必儉於用財不可恃有餘而奢或惰或奢則已高者將有替之漸豈復日進日長而益高也哉務學而期於高亦若是汲汲而求之勉勉而為之不敢自滿且自晝也先哲有云自下者人高之身之才能家之貲力雖高出衆人之上惟當退然謙下而不驕庶可保其所已高而增其所未高也倘佩服予言而勿忘予見伯高之不自高而常高已夫

游通喆仲字說

萬理無不洞達之謂通明於其事之理之謂喆喆今俗書作哲與悊哲並諧析聲義俱訓明周易之明辨晢其字從日月之明也漢書之躬明悊其字從心心之明也從口之哲口在下或在左侖聲嘲晢之晢陟轄切假借為明哲之哲倉頡古文嚞讀如析喆者省文也事理茍明動罔不吉故合三吉二吉而成字王文公云上喆能官人下喆能保身可謂吉矣由明於一事之理推而明

於十事百事千事之理以至於萬事之理無所不明萬理而貫於一此名通而字喆者之義也然豈初學所易能哉吾將勉通以其所可能夫喆也者萬理均所當明也而其要在於明倫五倫均所當明也而其首在於明父子之親聖門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夫子亦以宗族稱孝語子貢記禮者又以州閭鄉黨稱其孝為人子之道又以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為君子之孝然則明父子之親親者宜如何樂其心承其志

有聽從無違咈而已必得乎親而後可以為人必順乎親而後可以為子其順乎親也何以驗其順必父母稱之必昆弟稱之必宗族稱之不唯親者稱之也疏而二十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亦稱之不唯近者稱之也遠而二千五百家之州一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亦稱之不特此也雖大而一國羣庶億兆之衆靡不稱之如是乃可無愧於為人子如是乃可謂明於父子之親而喆者所當務者莫先焉先所當喆而克其類其馴至於通也

孰傑不然昧其所先匪喆也惡乎通是為游通哲仲字說

崇仁縣元侯木撒飛仁甫字說

昔我世祖皇帝建國號曰元元者衆善之長天地生物之仁也皇元之仁如天地唯仁足以長人故能臣妾萬方混一四海而為天下之君也郡縣設官實分天子所仁之民而收養之者一郡一縣各有官長一員統治于守令之上以令官制參合古訓今之長官古之所謂元

侯也豈非期之以長人之仁而命之為民官之長乎崇仁夙稱壯邑生齒之繁習俗之美他縣莫及木撒飛承務郎自州倅陞縣長承天子之命統治崇仁前時足跡不到江南而民情靡不通達事體靡不諳究涖政以來凡所施設無一不當人心而使民悅服咸曰仁哉元侯二三十年所未嘗有也侯慕效華風欲立字以副其名夫字者匪但副其名而已蓋將表其德也以予嘗位于朝忝文史之職則討論命字之義所不容辭於是表其

可表之德而字之曰仁甫亦因聖朝之重長官而喜崇仁縣之得此仁侯也

吴成三子字說

周氏甥歸吴成山則子三人肯務學其名俱以年其字俱以久而代伯仲請予為之字長子名芳年驂人之辭以衆芳比君子之德芳年者久其德也字之曰久德中子名彭年養生之家謂彭祖享八百之壽彭年者久其生也字之曰久生少子名當年用世之士當年壯盛汲

汲仕進唯恐後時者意在久其用也字之曰久用久德也久生也久用也一者兼該其三三者總貫于一何也靜能保其生動能顯其用唯久於德而後能内可常其德外可永其用唯久於其生而後可此心之德既久此身之生又久其久於用世必矣三久同而異異而同一而三三而一也雖然三久其效也有本焉學是已為學譬諸為山始一簣終九仞是為山之成也陸子曰拳石崇成泰華岑三子之於學進進如父之成其山則德之

能久生之可久用之必久盖不期然而然

柴溥伯淵字説

豫章柴溥以淵為字數造吾廬請問其説予曰子之名與字盖取中庸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之語也此言聖人至德之極溥也者如天之大而不可窮淵也者如海之深而不可測豈初學可與議哉雖然人皆可以為聖人特患不為爾學世俗之學而外聖賢之學心利欲之心而喪義理之心則將淪於非人為常人且不可况賢人

乎又況高出賢人之上而為聖人乎至聖之德雖如天如海然亦有從入之門也子思子於中庸末章承溥博淵泉之後反本而言示人以入聖之門甚明且切首引衣錦尚絅之詩俾學者先立志也次引潛伏孔昭之詩俾學者急修行也立志在務內修行在慎獨務內者篤實不衒為所當為而其志不求人知也慎獨者幽暗不欺不為所不當為而其行可與人知也能遵子思子之言而立其志如此修其行如此則其本正矣繼此而學

問何患不可以晞賢晞聖溥其無忽予之言哉

聶誼字說

宋侍郎聶公之裔孫名誼字隆道將如京師肄行業於國子學來告行予勉之曰聖朝養士之恩為甚渥用士之途為甚捷士之遭遇斯時者當懷其恩之渥而圖有以報稱不當幸其途之捷而妄有所希覬也漢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子取其言載在小學之書國學之教首以小學書為入門就學於彼而

志道誼不志功利是之謂能遵其教合人事之宜者誼也循天命之性者道也誼其用道其體二者一而已思勤行業人事之宜也而天命之性存焉誼不失則道日隆矣夫志於道誼者功名利達不足以累其心然豈無功之道不利之誼哉不謀利不計功其利其功實不出乎道誼之外也故曰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既以斯言勉之因書之為字說以贈

吳椿年久聞字說

壽者五福之最先人情之所同欲也莊子所稱上古大椿之壽寓言而非實也人孰不知其非實也而每期長年必竊比於椿者于以見其願慕之至也樂安吳學則名其子曰椿年而子字之曰久閭慈父所期於子之壽者豈徒曰日飫晨晡之飯日復一日以至於無盡之日歲易寒暑之衣歲復一歲以至於無盡之歲而為久也哉亦期其有聞於世而已小而揚名顯親大而化今傳後生於世愈久則其聞於世也與之俱久夫子極言後

生之可畏又言老而無聞之可戒欲人於少壯之時而自彊使其學行有聞也所以勉人警人者厚矣夫所謂聞蓋非過情之虛譽也在予有實學有實行可以取重於世焉爾椿年方游洪以廣交務得予乃詒之字說而冐其進學脩行云不然年之久如椿而無一善之可聞雖久奚益

李安道字說

縣尹李仲清甫名其季子曰寧而字之以安道年既長

欲聞庭訓而不可得以其父名已字已之意問於子子曰甚哉慈父之愛子也其所以期於子者蓋厚矣無一事撓心之謂寧然唯安於道者能之或曰道豈易言哉予曰不然道者日用常行之路非有甚高甚難之事甚高甚難則非道也孔門四子言志曾點獨見與於聖人曾點不過安其日用之常而已日用之常所謂道也其常謂何淨垢於沂水之溫泉散煩於雩壇之涼風行而歌咏以歸此點之安於道者而寧豈不能哉寧藉先世

緒業室廬足以居衣食足以給内而兄弟之聚處外而賔朋之過從歡然而可樂夫孰得以撓其心彼之不能安於道而無以自寧者皆其自取也窮則夢富貴達則夢神仙妄想外慕雖夢中猶且役役而況覺之時乎寧不如是也俚諺曰生事事生省事事省人之於世事不能以盡絶省之可也省之則心不爲事所撓而寧矣斯其所以爲安於道也夫

曹壂君與字説

郡士曹壁字君瑞數及吾門其弟璺字君與訓授生徒於郡庠求字說於予予為人作字說多矣然字之有說非古也古人之名之字非有意義孔鯉字伯魚因一時之饋物而名之字之也卜商字子夏假二代之國號而名之字之也何義之可說璺美玉也玉從與者諧與之聲爾無所取於與之義也璺名而與字其可强為之說邪雖然凡璧弟璺皆用玉而名已者非以玉為天下至可貴之寶乎君子之言行渾然如玉之温粹而無瑕玷

是亦天下至可貴之人也豈非人之如玉者哉倘欲以諧聲為會意而釋其義如吾荊國丞相之巧說則必曰與者人所親比許可也德美如玉而人與之斯其為君與名璵之義也已

雅德思誠字說

雅德彌實養阿北庭鉅族慕華風請予為立字其高祖武都王開府儀同三司國朝重臣子顏王孫晨夕念爾祖之忠實忠實者誠也於是以思誠字之

吳彤文明字說

學子吳彤年未弱冠就孫先生受學彤字文明問其字學於予予諗之曰書有高宗彤日篇許氏說文云彤祭名也訛傳肉傍从彡藏氏六書故以肉彡二文之合非會意又非諧聲義無所取遂廢其字而謂彤曰之彤蓋彤字之假借彤丹傍从彡以丹飾物也徒冬切而亦有融音攷之韻書融與彤通用註援張平子思元賦為證今按思元賦中之彤彤本祖左傳其樂融融之融而駡

丹傍从彡尋聲畫戴氏之言假借不為無據也融鬲傍諧蟲聲繹為炊氣之上出而散融亦訓明詩曰高明有融朱子曰融者明之盛南方陽明其氣融散是為文明之地人之陽明勝則德性用而天理春融是為文明之人也融彤二字一義爾彤之字文明其以此歟

黄鍾仲律字説

昔黄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為管而吹之其長九寸本此九寸之管遞相損益各因其長三分之或

損其一或益其一而為十一管并初管之一凡十二以候每年十二月之氣是之謂律吹十二管之聲管最長者聲最下管以漸而短則聲以漸而高於是各如其管聲之高下而鑄十二鐘焉其聲合於九寸之管者其鐘名黄鐘其鐘聲如十一管之以漸而高者名大呂名大簇名夾鐘名姑洗名中呂名蕤賓名林鐘名夷則名南呂名無射名應鐘此十二名鐘之名也既定各律之聲遂以管聲而鑄各律之鐘既各立鐘之名就以鐘名而

名各管之律蓋十二鍾之聲由律而起十二律之名則由鍾而得也黃氏子名鍾而字仲律子為推言鍾律之義十二管之稱為律何也律者行節也十二管聲有高有下為樂之節猶行之節也第一鍾之稱為黃者何也黃者中也黃鍾之聲中聲也其聲比十二鍾為尤下而曰中聲何也十一鍾者樂所有之聲也但以樂所有之聲而較則黃鍾之聲最下通以樂所無之聲而論則黃鍾之聲正當高下之中也聲下者濁聲高者清樂聲陽

也貴輕清賤重濁惟黄鍾為中聲截自中聲以上輕清者用之其中聲以下重濁者不用也故樂有黄鍾以上之聲而無黄鍾以下之聲用其清不用其濁也律管之長短黄鍾之九寸適其中他律皆短不及黄鍾之管則為清聲而可以入樂倘若加長過於黄鍾之管則為濁聲而不可以入樂矣黄鍾介乎清濁之間其聲非清也亦非濁也所以謂之中聲歟君子無過無不及之中德為衆行之本其亦猶黄鍾不清不濁之中聲為衆律之

本者哉

曹貫字說

曹氏子年未弱冠而勤於學雖從俗學舉子業留吾門數月獲聞道德性命之說欣然若有領會蓋可與語上者貫其名也奉世父暨父之命請予字之而予字之曰伯通繩穿錢謂之貫夫子以貫之一言喻門人惟子貢曾子得聞之爾朱子之釋曰貫通也凡學之大端有二知必致也行必篤也子貢之於知每物而致焉曾子之

於行每事而篤焉及其日久而功深也物物無不致事事無不篤夫子乃舉一以貫之之語以告俾其所知所行之十百千萬豁然渾然而通于一故曰貫雖然此未易到也今之學舉子業者亦欲其經明行脩然而經豈易明哉行豈易脩哉必也逐字逐句而究諸經隨明隨處而謹細行究之究之而於經益以明謹之謹之而於行益以脩則子貢曾子之真知實行漸可睎而夫子一以貫之之傳又豈待借力於人而後可幾也哉貫乎其

志於通也亦為之而已矣

何自明仲德字說

讀聖經者先四書讀四書者先大學大學篇首第一事則明明明德也讀之者幾千萬億人其能知明德之為何物而明明之之法宜何如者果有其人矣乎予每嘆世之讀書者大率如梵僧之誦呪依其字作其聲而漫不究其所以然江州瑞昌之何世科世儒自昔多才子弟若宋景祐進士御史中丞宣敏公之十世孫名自明字仲

德者其傑也始予聞其名聞其字固驟然異之及見其人方役役郡從事之勞而超超塵埃外之趣益有以驗其資質之美既而以其名以其字請其説於予予久病夫大學篇首之三字讀者往往忽視今以是為名以是為字而有所請其殆知此三字之不易能乎德者人人所同得也而鮮或明之何哉有查滓以混淆於未生之先有邪穢以污壞於既長之後德之所由不明也必也銷鎔其查滓必也杜絶其邪穢而後可使吾氣血所成

之身如無身使吾耳目所接之物如無物明之參半邪纎漸無矣明之十全查滓悉無矣噫亦在乎明之至於盡而已爾明之之法不一讀書為入門亦其一也然讀而不過尋行數墨之讀縱使精通訓詁洞了意義亦外也而非內也虛也而非實也而況訓詁之不通意義之不了者乎噫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是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已艴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伥伥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

倘能感觸前聖之所已言歸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猶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后至賾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此仲德之德而能自明則如此凡予所云願與今世之士共學而未有肯同者也仲德將思稱其名稱其字予暇時尚當竟所未竟之說

張彝字說

益都張志道之子名彝彝者常也予謂字之曰伯常彝之訓為常何也彝尊也常旂也尊之屬有六而彝以盛

鬱鬯雚之所酌也彝在六尊之外視六尊為尤貴旂之別有九而常則繪日月王之所建也常在九旂之中視九旂為最重凡人臣之功銘之於彝書之於常取其常用常存之器物與宗廟國家同其永久也是以日月之旗名為常鬱鬯之尊名為彝而亦訓為常也張彝之父令良吏彝勉勉進脩克常所學異日學成其事業將如古之銘于宗彝書于太常者此予所以字之之意云

吳文正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十一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俞廷掄

吳文正集卷十

元 吳澄 撰

字說

雍吉剌德新字說

雍吉剌脫脫貴戚鉅族司臬事能發奸擊強名聲振于

天朝公選為江南等處行御史臺經歷德新其字也其為之說曰凡天下之物新必敝有十九年之刀而刃若

新發於硎者何也善於用其剛也不然一用之而缺再用之而折新其可得乎世有剛者也山不可拔拔之石不可摧摧之虎豹豺狼具於前攘臂而攖折箠而笞徒手搏之而目不瞚而色不變一而作再而盈此戰士之剛不能保其不竭也德之新者不如是人孰不謂德新之氣之雄而力之堅與風采之振揚常如浙東持憲時斯為新也已雖然雷霆終日而轟轟冰霜終歲而稜稜是其可常之道哉善用其剛者蓋必有道矣易云德日

新書云德日新盤之銘大學載之偉哉德新之剛德也吾將見其學之益新而德之常新也其可量也哉

程世京伯崇字說

翰林承旨程公之孫有名世京者今翰林應奉大夫之嫡長子也問字于予予字之曰伯崇蓋京者盈高之山崇者言山之高也然字以表其德欲其德如山之崇也德者何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稽之古訓智崇效天

崇其智也敦厚崇禮崇其禮也樊遲問崇德語之以先事後得崇其仁也子張問崇德語之以主忠信徙義崇其義與信也五者之德性所固有日進於學日增其高譬如為山始于一簣至于九仞以成乎極天之峻夫是之謂崇抑古者顏回字淵人稱顏淵言偃字游人稱言游唯一字而已上加伯仲叔季以别長幼也下或加甫以為美稱也今曰伯者表其為嫡長而不曰甫為其年幼不敢遽當美稱示謙讓也

趙以文兄弟字說

夫子之以文行忠信立教也四者之施有先後爾非專於一偏於一而不該不偏也故學其一而於三者兼通焉於四者全備焉斯可謂學之成也已何也聖人之道書所具載首之以學文而講習之究索之則能明其道於心矣所明之道我所固有加之以學行而修踐之持守之則能履其道於身矣所履之道或不誠實是欺也是誣也盡己之誠為忠循事之實為信繼之以學忠與

信而内外一於誠實則踐真守篤無虛偽矣既能明於心又必履於身既能履於身又必誠於内實於外聖人之教人也始終該徧如此哉郡倅趙侯以四教之文行忠信名四子而請字于予予字以文曰元明文也者所以明此道也字以行曰元履行也者所以履此道也字以忠曰元誠忠也者所以存於已也字以信曰元實信也者實之接於事也各從其一以兼全其四是四者聖門之爲教而與世儒之所以教不同四子欲聖門之教

乎予嘗竊志於是他日當為言之倘能有契於予言庶其無忝於父之命名也夫

易原以清名字說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世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黄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於岩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壓之

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岩石泥壓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岩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壓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罌拔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食其濁固可使之清也況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

之治性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汙壞豈專係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滋穢外物之溷多乎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情其性之罪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清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廬陵學者易原字以清問其名與字之說遂書此以遺

余浚字說

浚說文曰抒也徐鉉曰抒取出之也浚井者抒而取出其土以深其井故易有浚恒之辭而夫子之傳以為始求深也由是觀之夫子固以求深釋浚之義矣學者之為學亦如浚井之求深然必以敬為之本朱子註論語之首章引程子之言者再一則曰思而時繹則所思浹洽此浚於知以求深也一則曰行而時習則所行在我此洽於行以求深也而又以謝氏坐如尸立如齋之說繼其後非欲人以敬為知行之本與子思子揭尊德性

於道問學之先者其意蓋若此臨川余浚之父以丞相張魏公之名名其子而以南軒先生之字字之所期於其子者豈淺淺哉浚將何以副其父之所期乎求其學之深亦惟實用其力於敬而已持敬之方朱子之箴備焉予以口述不復筆傳也浚其勿以虛言視吾言於此而不實用其力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畢光祖宗遠字說

令戶部畢侯敬甫名其冢子曰光祖而字之曰宗遠比

其壯也問學於予因得悉其父所以名子字子之意夫遠而自他有耀者謂之光春秋傳所載筮史之言也彼以陳公子生於陳顯於齊爲應筮史光遠之占然其所謂光者得仕於齊烜赫其名位焜煌其寵禄焉爾侯之期其子殆不止是何也名位寵禄未足爲光而自陳適齊未足爲遠也外之光必由乎中之實故曰充實而有光輝實充於其中則光發于其外大而道德之光次而功業之光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其遠也昔司馬

文正公之父名子曰光而以君實字盖取實則有光之義文正公能稱其父之所名是以道德可法而功業可傳名位寵禄則天下之相非但如陳公子一國之卿而已光之遠孰有加焉光祖習儒書達時務起家而仕﨑然有能聲充而至光哲之道德賢臣之功業其不在已乎所學所行一以文正公之篤學力行為矩範可也斯其無忝於嚴父之所以名所以字者哉

鄔畇兄弟字說

吾長孫當之婚兄弟四就田之一類立名各以其傍之諧聲字馬伯名畇字匀仲名畹字宛叔名畸字奇季名疇字壽畇者農功之均也畹者畝數之號也畸者懇闢之餘也疇者界畫之分也所建之類同而所諧之聲異其為聲雖四而其為田則一也有一家之田有一身之田一家之田土地是也一身之田性情是也地之為田也起土曰耕播穀曰種去草曰耨納稼曰穫情之為田也耕之以禮種之以義耨之以學穫之以仁夫禮耕義

種學耨仁穫者古之聖王所以治人也學者用聖王之所以治人者而治己則於其耕種耨穫之務可不循次而致其力哉畊之以禮習其節文也種之以義者達其事理也耨之以學者精其智識也穫之以仁者全其心德也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於禮義智仁四端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耕也種也耨也穫也皆由治田之務也而自耕始禮也義也智也仁也皆治情之具也而自禮始鄒之伯仲叔

季將治一身之田其必先學禮乎學禮之條目枚舉未易盡儻其學之也繼自今一一言之

解觀伯中字說

鄉貢進士解觀天歷已巳暨其弟蒙聯貢禮部至順壬申春造予山間留數日曰觀於名之下增一言而為字或不吾可請於内外之尊者更字伯中僉謂之允何如予曰字者名之表也大哉予之所以表其名者乎易坤下巽上之卦名觀觀者觀九五也九五在上德稱其位

在下觀之為法式夫人之聚觀於五五之為人所觀以
其中故爾聖之盛莫盛於堯舜而堯之傳舜惟允執厥
中一語舜復以是傳禹湯之去堯舜遠矣而孟子亦曰
湯執中然則堯舜之中禹見之湯聞之四聖所執同一
中也及文王周公繫易之彖繫易之爻每於卦之二五
爻之二五若獨貴重然而含蓄不露也孔子始發其蘊
曰得中曰以中而後文王周公之意粲然可見文王周
孔之中堯舜禹湯之中也孔子既沒其孫惟恐其傳之

泯絶特著一書以中庸名孟子而下知者殆鮮千數百年之久周子作易通統論易之大旨以剛柔善惡中五者别氣禀之殊予嘗合之於易易以剛柔得位為正上五下二為中剛而正者剛之善其不正者剛之惡也柔而正者柔之善其不正者柔之惡也剛柔之正者雖善而猶不無或過或不及之偏善至中而止斯其為善之善也已觀卦九五五剛正而中下之觀而化者甚神速也而令之所觀與古異古所觀者當代之君師令所觀

者前代之聖哲内而反觀外而泛觀人倫之大日用之微於其當然之則觀之而善歟未也一毫之過不可也一毫之不及不可也盖善有不中也而中無不善也必曲當必具宜必無少乖戾子思所謂中節之和是乃無過無不及之中也雖然其觀之也必有所事觀之於物而知其性盡其心所以明此中也觀之於我而養其性存其心所以誠此中也觀而若是其幾乎因筆之為字

陳幼德思敬字

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后能得其所得而不失也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待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修已之敬為荅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緝熙之敬夫子修已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子思孟子者

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説倘未之能且當由敬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有不當為者有不肯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敢為充不肯為不敢為之心而進進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于天者庶幾得於心而不失矣乎里中陳幼德有志務學予嘗字之曰思敬

於是復作字說以貽之

陳毅誼可更名更字說

陳於予婚姻之家也數數謂予曰某以聖爲字非所安也既而出其族譜以示曰某高祖之從昆弟名炳吾其敢以所謂名乎請更名曰毅先生其字之予曰已孫不更名禮之常也已名不可犯族高祖之諱誼之宜也字曰誼可可凡發强剛毅誼之用也夫毅也者力氣精神之健彊立而能耐久堅忍而能致遠者也夫子六十四

卦之象自彊不息冠其首自彊不息其毅之謂歟臯陶之謨以毅濟擾曾子之言以毅配弘盖馴擾之善必有果毅之剛以濟其柔寛弘之罷必有勇毅之力以配其量毅之為用大矣哉而毅之德則根於誼之性字曰誼可世俗通行之字從羊從我為義此假借字爾當以從言從宜為誼字字誼之正故曰誼可云

閦和鈞可權字說

江南憲府閦可權和鈞其名也古昔聖人制罷以稱物

之輕重於是乎有權權之數五而鈞其一也鈞在石與斤之間以兩計之則四百有八十以銖積之則萬有一千二百五十十也鈞之體一定而權之用不一定鈞之所以和也輕重適其平之謂和蓋六十分其鈞而益以百有八十則為石石重於鈞者也六十分其鈞而損其五十有八十則為斤輕於鈞者也以石之重而減輕之非權之入而向內不可也以斤之輕而加重之非權之出而向外不可也輕之重之石者減斤者加及鈞而平焉斯

其為和也歟鈞者體之定權者用之應鈞之和由於權之可比物之則也人之道亦然嘗稽諸論語之言自可與共學至可與立凡三必至于可與權而始備又嘗稽易大傳之則自履以和行至井以辨義凡八至于巽以行權而後止是知權也者學而修己之大成仕而處事之極致也闗掾昔焉而學今焉而仕可於權而不凝滯於執一吾見其和於鈞而所稱之物無有不平也勉之哉

鄧衍字説

友人鄧善之子衍字慶長請字辭於予予曰古者冠禮始加再加三加醴若醮以至于字俱有辭蓋悉備于周公之禮矣亦有自脩其辭者若戴記公冠篇所載是也而近世能言之士多有稽諸禮經則冠者之字也賓為之字字者之辭也賓為之辭往年虞子及之子集冠予辱為賓賓辭而字之衍也今既冠且字矣而予瀆為之辭得無非所宜乎善之曰子其毋讓予思之君子不自

教子而易子以教子也因善之請而寓勸戒於辭以建其子是或教之一道也乃為之説曰慶也者人之所願慕也惟其願慕也是以期於長易之前民用也期於亨期於利期於吉洪範之所嚮用者期於壽期於富期於康寧亨也利也吉也壽也富也康寧也慶之屬也冠禮之辭曰祺曰福曰祥曰休曰慶大率人之所期不過是字辭云宜之於假釋者以假為大朱子曰非也假嘏通福也然則古之字者期之以嘏令之字者字之以慶豈

有異於古哉雖然慶也者其獲也其報也不先其難于何而獲不有其施于何而報其難其施也慶之本也其本維何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其慶之本與善者天所與我而根於心封而茂之殖而敎之蘊之内而有美章於外而有輝可以儀天下軌後世慶之長也孰加焉世俗所謂福祥休祺又奚足算哉故嘗謂慶之長有三上焉者德立次焉者功立下焉者言立其長叔孫穆叔所謂不朽也保族宜家令聞長世餘事爾夫德立者

顔曽其人功立者葛狄其人言立者董韓其人也而周

公孔子兼之吾善之行粹才優而文古固有立德立功

立言之具矣行歸求於家而得師勗之勗之進進不已

雖董韓葛狄顔曾周孔孰云不可馴至哉抑予譬之於

水行者流之盛也流必有源源者水之初也源源者流

長善之名原其所積者深而未發將至其子而大予是

以云然

劉又新字説

新者對舊之稱也不仍其舊之謂新凡天下之務久則必弊弊則必新之而后可有數歲而一新之者有一歲而一新之者有數月而一新之者有一月而一新之者有一日而一新之者焉起坐之室一日不灑掃則塵坌而不可居飲食之器一日不滌濯則污穢而不可用日日而灑掃日日而滌濯此一日而一新者也其在身也亦然乎經宿而不盥洗則亦塵坌污穢矣是故無貴賤無長少晨興必盥洗也盤者所以盛盥洗之餘水也

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九字銘之於盤者此也然湯之銘不但為盥洗其手者言也盖以喻德也手不可一日而不新德尤不可一日而不新也手有形可見也欲新之可能也德無形不可見也欲新之豈易能哉德雖人人所固有而人不知何者之為德也既不知何者之為德則又何從而致其新之之功也哉昇人名德新字又新者求又新之説於予予不敢以虚言應之也昔趙忠憲公日中所為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為

皆可語人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為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為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為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一年十二月為日三百五十有四改其非者亦三百五十有四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倘或不然非而不知省省而不知改今日猶夫人也明日猶夫人也一月復一月一歲復一歲不過人其初則終身猶夫人爾猶夫人者陳人也陳而不新新則不陳名新字新而實不新雖得

予之說奚益有志於自新者其勉諸又新劉氏為之求予說者方外士也

彭訓永年字說

臨川彭訓字永年治書經應進士舉父之命其名與字用古文書畢命篇中語蓋尊其所治之經也予觀古文書雖晚出而其間多格言以能訓為永年之基以德義為大訓之實淵哉乎其言也九疇之五福一曰壽年之永者人之至願也人之永年不過幸其取數於天者多

爾而孰知其有所基也哉不以喜怒情欲傷其神不以鬬狠刑辟傷其形保其身全其身此永年之基也而唯有德有義者能然德也者天命之性得於心而靡有失也義也者率性之道行於事而各有宜也得之靡有失義之各有宜自修道之教始書經之能訓其中庸修道之教與訓也因父之名已而於其訓以修其德義則年之永在已而不在天也劉子謂養之而以福夫子謂培之而必得壽聖賢之言豈欺我哉訓留吾門三閲月氣

質之謹慤識趨之敷暢不負其父之經訓可期也於其歸省也以其父之名之字之者爲說以貽焉

宋誠字說

古之冠者賔字之有辭以致祝頌載在儀禮後世因此或别作字說以寓規戒焉然必出於所師尊之人而後可非冠之賔而祝頌諂也非教之師而規戒瀆也予客江州一二學者以其名字求規戒語姜道原援例而爲宋文卿請韓子有云非師而教云乎不欺予將誦斯語

以謝道原曰宋官泒也儒流也其所與遊之友能受教者也先生其勿拒予觀文卿名誠而字文誠者中之實也文者外之華也中有其實外有其華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然實與妄對華與澆對純乎天理之實為誠狥乎人欲之妄為不誠名誠而實不稱則文之華者流而澆應對之便捷鸚舌爾丰儀之秀整翠羽爾豈誠中形外之文哉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習之熟蘊之久充

實積中英華發外小而華身大而華國此文之至也而誠其本也倘或不誠雖有規戒之言置座右亦猶誦慈懺於屠門講容經於倡館適以資識者之笑文御殆不其然勉之哉

吳琢玉成字說

學記以玉之琢而後成器譬人之學而後知道其言善矣而或有未盡何也玉者質之粹美者也一琢可成良器未琢之先亦不失為良璞也若人之氣質則有粹駁

美惡之殊上智大賢以下豈能人人而如玉哉茍不能以如玉則必變化其質乃可求至於道學者詎可自比於玉而期其成乎昔在聖門惟顏子之資深潛純粹渾然無疵雖曾參之賢其魯亦與柴之愚師之僻由之喭均之為一偏其他如賜之辯察商之廹隘求之退懦予之昏惰須之麄鄙棖之悻狠皆不可無矯揉變化之功故曰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盱江吳琢字玉成客游江州比予之至請受學焉予既嘉其志奇其才因其名

與字之有取於學記也是以發明其未盡之意俾之自省自勵而為進道之基久而如粹美之玉則琢之而成至良之器也何難程子教人克己之偏而難克者藍田呂先生謂變化氣質則愚可明柔可彊皆至言也若夫變化之所當先則平居講論之際蓋已嘗隨事言之琢也嘗繹予言而實用其力哉

丁儼字說

前大學進士豫章丁君之孫儼從其父游宦溢江數數

抵予寓聽言議予曩識其大父峭直不茍徇今見其父長厚有幹畧而儼端謹肯問學三世俱吉人可尚已其父請余為儼命字予觀戴記援引古禮經之辭儼若思之上先之以毋不敬釋之者曰禮主於敬蓋儼者敬之形於外敬者敬之立於中中有所主而后外有所形乃字之曰主敬夫敬之一字自書詩易以來談者熟矣曰欽曰寅曰祗肅曰恭恪曰齋莊皆敬也朱門黄直卿先生謂近於儆畏者其意尤切實若程夫子之云主一無

適謝先生之云常惺惺尹先生之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推而極之以為聖學之基也初學雖未易語此然姑就欽寅以下八字之義究竟持循念念若是事事若是常如黄先生之所謂儆畏庶其可以藥放肆慢忽怠惰狎侮之病養之久行之習聖學之基亦由是而積豈俟於他求哉中心無時而不敬則外貌無時而不儼然敬之功不亦大乎敬勝怠者吉太師尚父得之于丹書之訓太師固丁氏之所自出倘能不忘遠祖之心傳以

不忝近祖之家閨則賢子也儼其懋敬之哉

吳文正集卷十

吳文正集卷十一

元　吳澄　撰

書

與程待御書

去夏望湖亭下日短風帆悠悠别後之思繼得維揚所賜翰墨下邑僻處一隅無便使可致輿居問遹辰兩間陽長衆正道亨敢共為天下賀忠賢得路自古所難畏

天命悲人窮君子大公至正之心焉事業不必出於己
名聲不必歸於己竭吾誠輸吾所學有能用之天下被
其福則君子之志願得矣此外何求哉此不可為鄙夫
道惟閤下則可天下顒顒望治如飢渴事半古功必倍
得賢守令數百布滿郡縣公廉之人十數典持風憲俾
貪濁者不敢肆則治平指日可冀機括轉移易易耳諸
君子同堂合席一心一德嘗致思及此否乎往年當宁
赫然發憤去邪任賢旬月間天下改觀如久陰乍晴久

疾得瘳此閤下所親見機括轉移之易豈不信哉孔子曰三年有成諸君子用事日久而天下之望猶缺草茅書生所以不能不深疑也閤下入覲清光日與諸君子處豈相為賜哉陸宣公上下不負之心要必於此時見之婺婦之於周漆室之於魯皆出其位而有憂草茅書生何預天下事心慮豈出一女子哉然則出位而言不為僭越也閤下采其意而深思之斯世幸甚

答孫教諭詵書

博文約禮者聖賢相傳為學之方也自周以來千五百餘年而後其傳續又自周程張子以來至朱子發而其學失近世家藏朱子之書人誦朱子之說而曰其學失何也非復聖賢博文約禮之學也夫以約禮爲事者誠不多見以博文為事者未甞無也而曰非復聖賢之學何也窮物理者多不切於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於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顔子之所以學者矣而真能窮物理析經義者抑又幾何人

哉澄取交於四方有年矣今玆來閩獲見足下亦半世一奇遇解后之初不及從容别後無日不往來于懷也遠屋手書盖佩繾綣且承惠教講義三篇俾之評論非德盛禮恭忘年折行以下交於晚學其何能至是顧淺陋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答厚意也第二篇所講七月詩發明朱子集傳之説透徹最為平實穩審第三篇中一節猶合商量盖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令慢詞小令之分雖欲以彼為此以此為彼而不可得

非編詩者可以己意移易令若曰七月本可列於雅然雅有篤公劉矣故寘之豳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頌然頌有思文后稷矣故寘之於雅如此則是風雅頌初無一定由人以意安排也七月乃夏時之詩豳國民俗所作自當為風其後周公取其詩以教成王俾知先公風化之由周家王業之始非周公追想當時民俗於千載之後而擬作也生民乃祭姜嫄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為雅盖祭祀之時歌之於

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死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云云

與憲僉趙弘道書

半生悚慕之至來洪僅及一見驅馳公務獨賢獨勞從古以然然畏天命悲人窮者豈敢自求安逸哉天之生是人也此為智為賢且貴而為公卿大夫也彼為愚為不肖且賤而為庶人也固將使賢智而貴者治其愚不肖而賤者此行其道而彼被其福也故禹稷居位視天

下之飢溺猶已實飢溺之伊尹雖耕於野而未仕見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焉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亦曰安懷老少而信朋友夫老者年高於已者也朋友年齊於已者也少者年早於已者也舉天下之人凡年高於已齊於已早於已者吾則安之信之懷之是使之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吾事然是

則楊朱為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若曰時不可為不若全身避害之為得又曰今與古昔聖賢所遇之時不同也所居之位不同也切謂不然夫時不同為其時之所可為者而已位不同為其位之所當為者而已若復瞻前顧後趨利避害之私則是於義命未能灼然無所惑也夫賢人君子於衆人之中千百不一覯焉幸有其人矣而所為有未合於聖人之道此固有識者之所惜也是以不得以交淺言深為辭而敢布其愚如此惟

高明擇焉

復董中丞書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澄頓首再拜中丞相公閤下澄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徳業有於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澄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為實徳行之於身為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為實事業貲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

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閑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為師以古之賢人為友而於今之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羣汚之中心切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遊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澄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臺入覲足跡無

復再至閤下之庭勢位之相縣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逹閤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逹閤下之目踈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閤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所不足取而以聞于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縣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閤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諄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澄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

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死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閤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為也澄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以自處者自勉而事閤下哉邇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鑽刺百端媚竈乞墦不以為羞舐痔嘗糞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斡其機而丕變其俗若俾疏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

進之萌也澄以古人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康節邵先生詩云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臣登雖不肖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澄感恩報知匪言可殫未繇庭參敢冀為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

答鄧以修書

曩歲於喬木林中覩玉樹筍立心固洒然異之第倏聚忽散未獲欵密叩底裏望望有俟於再會既而遠客三載不相聞去冬歸視蕪園得之東西行者知尊仲父梓材公已高謝人間超脫塵外未能炙雞絮酒一酹宿草雲黯玉笥愴然西悲足下英英賢胄挺然自拔於流俗能以玩繹前言究竟精理為務使古之聖賢復生於今且將引與共學況淺識謏聞者乎苟有寸知片能何敢有愛於左右哉邵子著書本祖於易直可上接伏羲文

王周公孔子之傳而非管輅郭璞袁天綱李淳風輩小小術數者之比也祝泌乃一風角鳥占壬課遁甲之流起卦推占小事不無小驗其視管郭袁李尚如九地之視九天而於邵子又何知焉但邵子之書舉世無能通曉止有祝泌稍以小術見知於當路附託其說鏤版以行世無有識莫不受瞞萬人一律同聲附和曰此經世書解也澄屢為人道哲者頗領吾言惑者終莫能悟近年豐城徐覺則仁以祝泌之學自名澄弱冠時見其在

人家望氣聽聲往往奇中而陰察其不中者亦多澄嘗詰之云祝氏不明經世書也與處數日旣狎習徐自首曰某術葢有秘訣實於經世無干慨然欲以相授而澄家貧無貲不能學也其言率是推測揣摩衆莫不神之而澄竊不以為然足下欲通邵學姑就其書熟觀久久自得端緒若祝泌所附託即非邵子本旨它日指摘一二當自灼見其繆大抵不可錯認邵子為豫知筭數之徒其能前知在人不在書也在心不在數也故其言曰

若欲學須相從山間林下數年令心中無一事方可又況人之為學宜又先後次第足下有資有志政當於四書用功字通而句悟心體而身驗之於此洞然無疑則它書有如破竹之勢倘忽此以為俾近而曰人人能讀初無深微則是麤心大眼入頭處草草放過本之不立詎可躐等而通它書也哉茍不鄙夷誠懼虛辱厚意一得之愚輒敢直布明敏其審察焉後便過貴州又得譬蓋以悉

與鄭提舉書

昔夫子學夏殷之禮必欲徵杞宋之文獻文也獻也二者不可得兼則如之何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人存則舉二說不同也夫典刑方冊是之謂文老成人存是之謂獻詩人所歎盖不得已而云澄謂與其有文而無獻不若有獻而無文也夫所貴乎獻也者非以其幼壯官學之所歷父兄師友之所漸無往而非前代憲章故家軌物與然則獻在是文

即在是矣澄生二十有七年而為太平新民及今三十年眼中先進落落衰謝前之歲因緣幸會識閤下於京師明憲章習軌物所謂杞宋之獻不在兹乎是固夫子之所欲徵者而况於愚不肖也哉文乎文乎不能以徧考矣得見如是之獻臣斯可矣夫何留處止數月合并僅三四每見又輒卒卒無從容之暇而澄南還閤下既膺江廣儒司之命未幾銓衡者又進末學為閤下副若曰同寮則澄豈敢庶幾繇是相與朝夕見見聞聞以償

所顧焉耳天速閣下之來兩道士子之幸也而澄也抱微痾方將遊喬岳名山嘗草木之味兾遇善藥已吾疾深恐期會遥只墮闊疏懈慢之愆是以一訊起居而後行未遑覼縷伏惟以道自重不宣

與祝靜得書

共惟赫赫盛名疇昔聞之熟矣比至京師所聞有加焉繼留東淮所聞又有加焉夫京師名利之都府東淮南北之通道也人之好惡不同從古以然况或出於怠忌

之私者乎今也不間戚疏賢否衆口同聲稱賛德美是豈聲音笑貌之末所能得此於人哉大才辱臨江右氣類津津有生意澄也旅而未家去年十月來歸養痾衡茅往來言及閤下如冬之日秋之月夏之風春之雨靡不愛悦快慶獨區區猶遲於一識晨夕慊慊不自安眷眷不能已不以此與顧惟索居五十年於世不數數而垂老一出誰其汰之又俾沙礫在精鑿之後祇自愧耳雖然簡靜謙和人人佩服盛德匪規曷隨波及方來者

閤下之餘也澄將往觀衡霍繇南而西西而東還期不邇會晤未可幾也而姓名不以聞于左右不可故亟亟奉此有古之意無今之文惟閤下亮之

與段郁文書

近於盱江覩所惠雪樓書陳誼甚高愛悅罔已欲一見遂使問夫子何為則追之不及矣曩在豫章雖相會不數而相知最深盖以剛正公廉有志立身立事以自見於世者足下其人也直道難容於已何慊仕途崎嶇是

固有命所謂博懸於投不在德願益自勉自勵為天地間好人勿以州縣之勞自沮幸甚

與鄭提舉書

去冬上問之後令春謀為衡霍之遊初以氷雪阻繼以水潦阻夏且半矣黽俛出門則饑莩塞道炎熾如火每日同間道進數里遇可休息之所即止稍適意或宿或信或數日留陸而舟舟而陸如是再閱月猶未越西江之竟沿途往往避人不與吾徒接所值非緇褐之流則

樵牧之伍也坐是不能詳通都會府事臨表之間聞靜
得變故疑不敢前而不敢詢亦不欲詢不忍詢也家童
疾趨而至詢之果然尊譔惠愛未屬招之速前甚以早
獲親炙老成為喜第於舊政不及一聆告新之令歉而
遼隔今古良亦可悲承命之日遄東其轅殘暑猶劇夜
興晝伏未免遲遲而顏色如赭到家又須澣沐齋祓而
行僕華祝嵩呼禮畢乃能一舸東下先期不煩再遣卒
隸盖處士門閭無用此輩為也於新淦已耳公牘囑州

學專達塗之東鄙又得再移感悚愈深亟走一介報命

所賜教墨又稽回答大懼不敏亦就旅次拜先施之辱

擾擾匆匆辭不贍蔚維是前託交承之好茲聯長貳之

署宿緣宿契依倚正殷欲謝欲言究悉未易並需覿侍

以清澄不酒不肉二力攜簞瓢從所至如全真道行脚

僧斗室自可安單至日徐圖之不宣

伏蒙賜書重以禮幣然禮尚往來施而不報非禮也

家無青玉案難酬美人錦段之贈況在旅中尤不能

辯曲禮有云貧者不以貨財為禮閣下與澄俱不可謂富請遵用曲禮所云可乎來幣二兩卷還九書留下是亦領厚意矣邵先生集澄所訂定視番陽舊刻外誤錯脫者大不侔其文字之提挈高低章節之離合次第考校詳審布置精密並有意義可備觀覧行槀偶存一部庸敢以伴回字管城子二十輩與偕此非貨財之比勿訝幸甚

答姜教授書

辱書知前在京師時嘗蒙恵顧失於承接負愧負愧高兄年雖少而擇交嚴視所與遊相悉不待相識也人來自洪多談盛美聚會必在歲晚方觸暑西行將追躡昌黎公祝融石廩之遺迹中道忽得公牘趣近赴官程期司長有命而足下申之藻句葩辭照耀客舍此意勤甚澄迂避人也於仕素非所欲亦非所諳散職何庸冐處林林時俊之右它無能焉唯曰一豪有所希覬浸漁於學校以益其私則决不為耳近年貪濁成風在在而然

行之不以為非言之不以為恥陷溺至此盖有為也何為為飲食之費妻妾之奉子孫之遺而已澄酒肉俱絶而無所於費也中饋久虚而無所於奉也二三兒軀幹壯健寫字讀書之餘各務耕桑自營衣食於家可以不饑不寒而無俟於其父之遺也蕭然一身二竪給使令紙帳布衾如道寮禪榻隨所寓而安棊上古易一卷香一炷冬一褐夏一絺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所至有學徒給之無求也而無不足身外皆長物又焉用畏所守以

取羸為哉此區區自樂之實而無所資於人若夫不能不資於諸賢者有矣教養重事也詔旨每諄諄焉思之能無蠲鈌乎協力齊心整治而扶樹之俾實效底于成而毋徇虛文以為欺夫如是上可以不負下可以不負敬與此志澄與諸賢所同也足下能為數十郡之倡乎澄所深願及是閑暇其率佐屬熟講詳究有可開諭者勿吝旅次草草復來施非久至洪又得面布

答趙儀可書

澄方業舉子時連歲覩薦書策名若拔頷下髭然固已
疎異其後潛深伏隩讀書人以青山初稟售乃知嚮之
逐時好者又轉而追古作矣繼又有見焉而又有加於
初而又知進進之未已也然茲事大難大難未嘗實用
力者忽之以為易而孰知良工之心苦哉建紹以後可
名一家者誰與昌國正則之上亦有其人與邇來舉子
業廢稍能弄筆遣辭者英華無所發泄拈掇小詩之外
間或以此為務合東西數道可僂指者不三四而足下

其一焉當路屈耆年碩學主湖山講席而澄以鄉里後進亦將至洪喜有合并之期遠辱貽書齒尊而禮卑不敢當不敢當今之學院目爲師儒如鄉先生足下者有幾此在上所當敬禮在下所當嚴事也而憂於迫而病於鎮服之難何哉古之君子有所得於中充然不渝其樂外境之變于前或順或逆殆如浮雲空華之過目終身順適而自樂者未足多蒲萷拂逆而處之泰然者深可貴也足下盍嘗以此意諭顔子以諭顔子則未嘗獨不

可自受用斯言乎吾徒以心同以義合尚直道而不苟為悅故雖未見顔色而不敢隱不自知其為躁且訐也足以亮之它俟面白

與馮廉使書

澄昨歲因蕭令行附致數字違離之久合并未期晨夕為之惓惓閣下博古通今明理習法既往方來之世故瞭然如燭照龜卜時無不可為之時事無不可處之事豈弟君子神所扶持亦惟謹其在我者安其在彼者而

已智欲圓行欲方有定見有定力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稽諸易大畜之故曰有厲利已大畜之泰曰何天之衢亨夫畜之初則厲畜之極則亨固理勢之自然聖人之辭示人變變之道也澄相望數百里不獲奉命承教便風訊起居殊愧厓畧惟為國為民自愛幸甚

答何友道書

朋友中能文辭可與商畧古今者舍足下其誰玆蒙惠書累數百言言皆有用之實而非無益之談雖古人相

勉相成之道何以逾此三復之餘什襲而藏之矣昔時子道齊王之意俾孟子爲諸大夫國人矜式其意甚厚而孟子亦豈不欲爲此者哉又豈不能爲此者哉而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孟子言其不可而不言其所以不可何與事固有未易言者而非可以言相授受也抑韓子有云知言之人不言而其意已傳庸詎知夫不言者之非深言之也邪足下言者也豈待言而後知故於答足下之意不以言而以不言惟高明諒之不宣

答吴宗師書

曩玄卿過顧又荷養浩令姪惠書索及觀記詩序年耄才荒聊爾塞命乃蒙勤之堅珉壽以文梓今見刻本惟有慙怍二月下弦盤中使到持示臘月十二日教墨督岳廟玄守二文久病之餘精神遐漂然感意不敢虚辱謹選東岳碑付盤中使回轉達應不遲緩但此文關繫古今大典禮倘不鄙棄於内不可有所改换益一字失當恐貽將來識者之嗤誚而其文不可以傳仁靜觀中

先開府之祠以玄字為扁所該甚廣今崇真宮所建上
復加仁靖二字則玄字但是代祠堂二字之名四字聯
屬義不通貫竊疑未安大槩此等名稱垂示久遠惟當
正大平常不可如近時人家花圃亭榭館舍取其名之
新巧奇異也或曰仁靖真君祠可乎更望審定其名以
喻小孫當俾於家問中附來文成之後亦附便俾小孫
奉呈也玄元之道所忌者盈所惡者夸故曰保此道者
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言不欲盈滿使之常

如舊物之敝壞不使之如新物之成完也又曰行於大道惟施是畏朝甚除服文采帶利劍飲食資財有餘是謂道夸非道哉施者夸張也與論語無施勞之施同言以宫庭之美服飾之盛飲食之豐貨財之多夸張於人者違悖之道也又曰去甚去奢去泰言不欲其甚而常處於微不欲其奢而常處於儉不欲其泰而常處於約又曰大小多少終不為大言雖大而常自處於小雖多而常自處於少始焉未大固不敢以為大終焉既大亦

不敢自以為大也凡此皆是不盈不夸之意所謂良賈深藏若虛先開府之盛德真能若是近日月如在山林接微賤不異貴顯冲慈儉不自高大默契玄凡之道後之人崇其祀亦當以榮夸為戒庶其與開府之盛德相稱也蓋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苟貴其多則少者固若簡畧苟貴其少則多者亦似褻瀆古者萬乘之尊與世之賢士大夫追孝其親之心何有窮已然立廟皆止一處豈是簡畧於其親哉漢代祖廟之外郡

國有原廟近世俗人之家祠堂之外墓所菴堂及寺觀又立祠以奉祀夫其廟祀之多似若加厚於其親矣然知禮者不以漢世郡國原廟為隆於三代不以俗人菴堂等祠為優於賢士大夫何也以此推之報本之禮與其多而為褻瀆不若專於一者之為嚴敬也且唐開元以前孔聖惟有非時之特祀而無每歲之常祀如今每歲春秋釋奠可謂尊崇孔道之至而南豐曾氏獨以為非禮非其見識超卓何以敢如是立言開元以前祀禮

之簡也孔道不為之而輕損開元以後祀禮之數也孔道不為之而增重南豐之言雖乾道淳熙間之大儒亦不非之近年張夢符作揚州學記乃詆南豐之非以為設使後世有不令之主因其言而遂廢孔祀豈不為大害是不過以事之利害言而不以禮之得失言豈足以服知道知禮者之心乎因筆泛及不覺覼縷未繇覿面惟冀茂毓天和以凝道中之福

吴文正集卷十一